

中西美术交流第一人
末代封建盛世的见证者

宫廷画师郎世宁

苏立群◎著 孙卓 潘宇凡◎改编



作家出版社

[247]53

57

宫廷画师 郎世宁

苏立群 / 著 孙 卓 潘宇凡 / 改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廷画师郎世宁/苏立群著;孙卓,潘宇凡改编.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1

ISBN 7-5063-2849-6

I. 宫… II. ①苏…②孙…③潘…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6724 号

宫廷画师郎世宁

作者:苏立群

改编:孙卓 潘宇凡

责任编辑:唐晓渡

装帧设计: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毕诚彩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50 千

印张:14.5

插页:7

印数:001-12000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849-6

定价: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宫廷画师郎世宁 (传记小说) / 苏立群

自 序 / 3

前 曲 / 5

1 意大利、葡萄牙、澳门 / 7

2 苏尔青一家 / 14

3 绘画考试，康熙皇帝是考官 / 23

4 安东尼与吴舆 / 36

5 我的成功之作：画甘薯 / 49

6 皇十四子与其他十九个皇子 / 61

7 陈园承德完婚 / 71

8 去木兰围场的路上 / 81

9 杀虎魁星 / 91

10 雍正登台，清君侧 / 101

11 火 刑 / 110

12 聚瑞图与太监裸体画 / 115

13 我成了父亲 / 128

14 人血馒头 / 136

宫廷画师郎世宁

- 15 求 雨 / 147
- 16 百马图·租妻 / 159
- 17 小脚比赛的庙会 / 170
- 18 文字狱——吕留良案 / 178
- 19 雍正暴亡 / 187
- 20 种薯失败与住宫 / 200
- 21 给皇帝和皇妃们画像 / 212
- 22 甘薯丰收 / 228
- 23 崩 溃 / 236
- 24 一个太监和一个宫女的故事 / 245
- 25 圆明园题额 / 258
- 26 诸奇趣落成 / 270
- 27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 276
- 28 美丽的战利品 / 290
- 29 荷花灯节 / 297
- 30 红泪瓶 / 311
- 尾 声 / 316

宫廷画师郎世宁（电视故事） / 319

编剧：孙卓 潘宇凡

故事改写：袁春雨

此书敬奉我的父亲苏丹、母亲杨薇，
是他们从我年幼之时教我懂得去爱人；

此书也献给我可爱的妻子胡未三，
她给予我的一切多得连她自己都无法知道。

自序

写一部小说也许用不着下决心，写就是了，写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要写一部传记就得下决心了，首先得占有大量材料，是历史人物就得更得阅读成堆的史料。我选择了写传记，写一个几百年前的外国人，是自己给自己找难题。一般来说作传是史学家的事，写现代人物的传是传记作家的事，我两者都不是，这又是一层难题。再者，我要立传的人是个传教士兼画家，我既不懂天主教的教义，又不是艺术鉴赏家，这是难题的第三层。传记的主人公是18世纪意大利人郎世宁，而他的史料几乎荡然无存。清史上有关郎世宁仅存十几个字，这是最难的一层。不过我仍下决心写他。我执意如此并非想补历史和艺术史之白，我没有这个资格，倒是他幸存下来的那些画引起了巨大的同情心。特别是他晚期的作品，沉积着一种无以名状的痛苦，就如嚼碎了再呕在画面上。我每每观看他的作品，透过那精密的人物犬马，仿佛察觉到了他的挣扎，看见他在鼓唇欲喊，可是发不出声音。

郎世宁从1715年来华直到1766年辞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一年。他是个被罗马教廷派往我国的低级传教士，由于他有一技之

宫廷画师郎世宁

长，被清朝的皇帝封为宫廷画画儿人。经过半个世纪汉华风雨的吹打、侵蚀，他迷失了自己的信仰，艺术上也离经叛道，背离了欧洲的画派。到头来，郎世宁其人其画中外皆不肯认同。郎世宁是一个宗教与艺术的双重失落者，一个悲剧人物，就像他设计的圆明园西洋楼一样只余下一段残垣，站在西郊的荒野，既凄惶又孤独。但是，郎世宁是坚强的人，他把毕生献予了另一种文明，至死不渝。是耶，非耶，他始终用他那颗博爱的心去面对世界——最打动我心扉的正在于此。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角度观察、评价这个世界。我写此书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和态度，而写作的方法一如我的前一部书《伎·妓行》：依实撰虚，因此就企盼史学家宽恕我的草率，艺术鉴赏家宽容我的肤浅。

书成之时，我要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使我有机会从浩如烟海的英文资料中发现郎世宁的蛛丝马迹，特别是发现了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发回罗马教廷的信件。

写作中我曾得到朋友们的大力帮助，其中特别要感谢的两位是高黛安和高渝凤，前者现在与我共同把这本书改写成英文，后者曾是我在伦大的同事，她从始至终热诚地支持我的写作。

苏立群
英国伦敦

前 曲

在神州古远幽暗的文化墓穴中，游荡着千万个来自西方寰宇的魂灵，其中一个魂灵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忽然，一道闪电，耀眼、刺目，自上而下，劈向地层——那个意大利的魂灵被耶稣基督的神迹启动了；他化作了一只美丽的天鹅，升腾而上，边长鸣边疾飞，洁白的羽毛反射着光辉。

天鹅舒展着美丽柔软的翅膀先向西北飞，企望着能再次俯瞰曾是楼阁亭榭、弯桥平湖、缓溪低峰的圆明园。

它盘桓，回旋……可除了雾障与山峦，一无所见。于是折向东南……它感到惊异：那庄严、古老、充满了人情和文化内涵的东方之梦的京都，竟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城池。

天鹅上下翱翔，婉鸣数十里。

但它毕竟是一只有灵性的鸟，路陌人移、沧海桑田，本是人间正道。于是它把自己的故事讲述给了下面那个熙熙攘攘的世界。

“感谢万能的主给我一个歌喉——它如同一条能负载我毕生经历的清泉，把我的故事，不，把我半个世纪在这块神州土地上的生活，旋还给这曾养育过我的母亲般的两岸。”

1 意大利、葡萄牙、澳门

我出生于 1688 年 6 月 19 日，出生地是意大利米兰的圣·马塞力诺；死亡日是 1766 年 7 月 16 日，墓地在中国北京阜成门外西边的滕公栅栏儿。

自有记忆起我就没有任何亲人，我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大人们这样叫我，但是父姓确实是祖先留下来的，那要感谢一位教士相告，是他把那时尚蹒跚学步的我领进他的教堂，给我面包和一罐没掺过水的牛奶。“你的父亲姓郎（Castiglione），仅此一点儿，我的孩子。然后他就走了，离开了这个城市。”这就是我所知的全部。

我有超人的记忆力，尤其是对形状与颜色。我童年的脑子里充满了那些刺向天空的教堂的尖顶，还有陡峭的屋脊和深度弯拱的大门，以及同一弧度、千篇一律的教堂的条状窗型；颜色则是那五彩斑斓的玻璃——我每一片都能记住：上面嵌拼着“那个人”的故事——后来才意识到“那个人”是耶稣基督，自己要毕生奉献的人主。

我总能比别的孩子强，这要感谢上帝赐予的天赋——我只瞥上米兰的那些教堂一眼，然后闭上双目，再拿一张纸，当着一群围在我身边的人们的面，就能把教堂的轮廓用剪子剪得分毫不差。于是，剪影成了我童年时代觅食的主要方法。我时常把己之所有分给其他的伙伴，从他们欣喜、敬佩的笑容中去探寻那个被钉在十字架

上、周身淌血的人——“他”——为什么那样安详。

我头一次拿画笔全然是一种神迹：那是在我十二岁的一个复活节的夜晚，我仰卧在床上凝视着晶莹深广的夜空，忽然房门自己打开了，然后是一道美丽的光投射到我的头前，我听见了管风琴的音乐在床边回旋，接着是“他”，头部闪着光环进了房间，把手指蝴蝶般轻盈地停在我的额头，说：“人所具的都是神所予的，把你的才能交还给主吧。”说完后便如来的时候一样消失了。晶莹星光透过窗户再次钻了进来；我觉得心中除了圣洁之情以外，忽然播下了一粒种子，一颗决心，我手抓着床单直起身来，希望能发现更多的神迹，但是，一切都恢复成凡往。到第二天早晨，我正叹息昨夜之梦幻——就在那个白天，一位我一向崇敬的画家说他愿意收我为徒，并递过一支笔，虽则那时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却能再画出“他”来——那个在冥冥中给我指路的耶稣基督。我的信仰和艺术在同一个时间开始，这才是真正的神迹；我爱他，也爱他赋予我的才能——绘画。

以后的几年，我万幸地能比肩于卡洛·科拉那艺术苑的学友，能和他们共同学习美术的技艺，并受到了透视法大师安卓亚·潘资的亲自指点。

当我十九岁的时候，那是1707年在热那亚，我正式加入了基督教会，修道士的见习由此起始。

如“他”所启示的那样，我不久就又拿起了画笔，为他的住所绘制从他最初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直到他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死又复活的故事。我既是修士，也是所信仰的神的画师，生活就这样平平稳稳地启动了。

我在热那亚度过了六个宁静、庄严的，既是宗教亦是艺术的春秋，以“他”给予我的灵感和激情，全力创作心与神交融的作品。我把对天国的幻想和对他的热忱与我孩提时代的童心一起编织，我相信，透过这些浓重的作品，他定会明察我的无尽信仰与敬慕。由于我受教育少，所以我一直没有获得牧师（神父）的职位，直到结

识了一位才从远东回到意大利的传教士后，我向教会宣布了自己有志去遥远的亚洲中国传教的愿望，纵然我知道这样的工作仅仅给予那些最坚定的修士，他们要不顾虑自己的安危甚至生命去传扬基督的精神。

又是“他”在助我，1712年我得到了教会的批准，将乘一艘葡萄牙的轮船去万里征途的古国中国。葡萄牙在那个时期一直把持着从欧洲向印度与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权力，他们取得这样的特权是因为公元1517年，葡国作为第一个欧洲国家登上中国大陆，这个行动的先驱是一个勇敢的葡萄牙人（Fernaõ Perez de Andrada.）。中国的明朝皇帝为了奖赏他们——这个葡萄牙人和他的属下，曾在皇帝的请求下，协助明政府清除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特以开放广东（1667），予葡萄牙人做通商的海港。

凡传教士要进入中国，广东是惟一的通路，鉴于此，我得到葡萄牙耶稣会的命令，先到葡国接受一次为期两年的传教训练。我被安置在著名的卡伯拉修道院。卡伯拉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在那儿的两年时间，我像每一位意大利画师一样被葡国奴隶般地使用着——我们要承担繁重的绘画劳动；但正因此，我的制作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会了比较快地蚀刻金属板和制造木刻的薄板；我在那里绘制了大量的圣经画。由于天天和“他”同在，面贴面、足抵足，连呼吸都是共享的，我的笔和刀与他的博大和宽厚融为一体。我是他的忠实的信徒，不同的是那时候我是用灵性再造一个心目中的他，把他用形象和色彩表现出来，以此来传递他的福音。在那期间，我还奉命为葡萄牙的王子们绘肖像，得到了皇室的奖赏。

1714年4月11日，我和一些教友登上了诺车玛·爱思佩仁斯号轮船，船要绕过非洲驶向印度的果阿，再过小西洋抵广东到澳门。我们到达果阿的时间是同年的9月17日，最后到澳门已是转年1715年了。叙说一路的艰辛——台风、晕船、迷失方向、海盗、遇险、碰上吃人生番、教会派别的矛盾这些琐事，莫如我来讲述那个时期要去的神州中国的一些事情。

虽说亚洲之大，我迟至进入了耶稣会几年后才听说，但中国的名字和亚洲同时闯进了我的知识的世界。在葡萄牙受训的两年里，我被要求阅读很多去过东方的传教士们撰写的书籍和他们写给教会及教友的信柬，从那里我初识了这个巨大古老的国度。像我们的古罗马帝国一样，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文字史。我们的祖先马可·波罗曾在 1275 年经长途跋涉拜谒了中国元朝的忽必烈大帝，在中国出仕了十七年才回到了威尼斯。他口述的《游记》是一本我最爱读的书；此外我也熟读了我们的利玛窦神父 16 世纪出使明帝国的记载。这些知识促使我决心去了解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两个并非汉民族的统治者——蒙族元朝及后来满族清朝在血液种族上的关系：

原来清朝皇帝的祖先是一个“女真”民族的领袖。这个民族和元朝的开国皇帝成吉思汗——（他在 13 世纪初叶几乎征服了大部分亚洲和欧洲的南部）——是同族，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统称“东胡”，东胡有两支，“女真人”是东支，“蒙古人”属西支，两支虽天各一方，但生活习惯及语言都很相近。这两个民族都是马背上的种族，粗犷好战，马上的迅跑和广袤的草原使得他们从祖上就不习惯识别疆界。所以，历来中国的皇帝就视这些浑身汗臭的未开化的民族为蛮夷和边陲大患。东支的女真在中国的疆土上建立过两个朝代，金和清；西支的创建了北魏、辽（契丹）和元。女真又可分成两种，没有被辽朝归化、依然过着游牧生活的叫做“生女真”；被驯服了、下了马开始刀耕火种的部分叫“熟女真”。清朝皇帝的祖先来自“生女真”。一个落后的民族只靠黩武是不能控制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的，所幸的是清朝的皇帝在他们得到这块陶陶乐土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将要去中国会见的清帝国的皇帝就是一位非常开明与贤良的君主。

这位皇帝的全名叫爱新觉罗·玄烨，他八岁登基，年号是康熙，所以也可称康熙皇帝。他继承他父皇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皇帝）帝位的事意味颇深长：

自 1644 年十岁的福临继承皇权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他只

在皇位上坐了十七载，1660年二十七岁上他得了天花，这个当时在中国无法治疗的病症使他大为担忧。爱新觉罗家族对王权的控制，为此，他死前在众多哭哭啼啼的王子中确定了第三子玄烨为皇储，理由仅是第三子是他的孩子中惟一得过天花而具有免疫力的。1661年2月顺治皇帝死亡，玄烨八岁成为新皇帝，开始了康熙时代。

我在葡国期间，听闻了许多这位独裁者的事情，直到1715年到达北京谒见他的时候，他的性格、智慧和为人才得以证实，这位皇帝确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帝才。

玄烨是半满半汉的混血，他的母亲是汉人，姓佟。玄烨十六岁的时候才真正掌握了权力。感谢他天生聪颖，就在这一年，还是少年天子的玄烨，发现了他的属下不但不懂天文地理，而且对自然水文也是无知无识，因而导致了年辰混乱、灾患频繁，相比之下，一位欧洲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却能精确计算中国历法，非但如此，还能解释皇上提出的若干疑难之自然现象。于是第二年，皇帝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副的职务，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国家天文与历法的官职，同时他还兼着皇帝之自然科学的顾问。年轻的皇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表现出了与他的先祖以及那群自大保守、孤陋寡闻的王公大臣的不同。他不只为自己制定了很有规律的学习和生活的计划，还聘请传教士做他的老师——从欧洲去中国传教的人中，有一部分在志愿奔赴中国以前就是卓有学识的人，这些人经过推荐进入了宫廷成为教师——而且皇帝所学的科目颇为广泛：有数学、地理、自然科学，还有天文学。

在我去中国以前的习训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凡教士到中国传教，囿于文化的不同，我们不仅要花费最大的精力学会、掌握他们的语言，而且要运用我们较之彼国更发达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以取得中国有识之士的信任，从而达到传播主的福音之目标。因此，我们的教友若能与皇帝近在咫尺，做他的教师和顾问，那是教会组织梦寐以求的事。

这位皇帝有十分强健的头脑，他常能触点识面、举一反三，做

了很多对中国来说相当重要的事。比如从中俄纷乱芜杂的“尼布楚边界”谈判中，他懂得了精确测绘地图的至要，旋即委托谈判的译员张诚（Gerbillon.）对大清帝国幅员广大的国土进行测量，这项工作长达九年，在我到达中国的第三年才完成全图。先后参加测量的有雷孝思（Jean-Baptiste Rse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和其他几位教士；无人不知中华之广阔，他们却不可思议地踏遍了中国的每一块土地。1718年地图告成，由我的先辈，也是推荐我进见皇帝的马国贤（Matteo Ripa.）教士把它刻在44块铜板上，这幅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张全图，在巴黎和海牙两次制版而成。

1692年，也是这位皇帝正式发布的命令，使在顺治时期还只能非公开传教的情况彻底改变，宣布了传教的合法化。一年后他突然染疾，不但不能亲政，连床都起不来了，而朝廷的太医们束手无策，所幸的是有教士们在他的身边，最后由一位法国医生确诊他得了疟疾，只用了几瓶奎宁水就使他痊愈了。可以想象，这妙手回春的医术给予了这位皇帝多么深的印象，他的回报是将离紫禁城西墙不远的一块土地赐给了法国，准许他们在那儿建筑一座教堂。那就是著名的北堂，我一到北京即去看过，很是壮观。

但是我也了解到传教在这个文化古国亦有很多波折。在明朝神宗的万历年间1616年，由于教义在中国初释，大多数的中国儒士不能理解，以致产生了仇教运动，其后果是教堂被封，教士被驱逐。清朝建立后，教会不计前嫌、也怀着对新政府的希望改变了一些策略，表示愿为清廷效力，所幸的是在顺治期间和康熙的前半期，教会与朝廷合作融洽，教士们衣着华服，淡泊食宿，接近民众，使得教义得以较好地传播，更有我们耶稣教会的教士们为了博得朝野之同情，致力于西学东渐，传教运动竟达蓬蓬勃勃。渐至于此，引起了欧洲其他教派之妒忌，其著名的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他们在欧洲教界散布谣言，说我们耶稣会出卖教旨，为了迎合中国权势，允许那里的教民祭祀中国的儒祖孔子及他们自己的祖先。于是罗马的教廷在一片纷纷扬扬中，于1705年派出了一位罗